

# 馮玉祥在豫二三事

趙同信

## 公告安民氣象一新

民國十六年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擊潰奉軍，進入開封，河南人歡天喜地以迎革命軍。革命軍的個個同志挺胸抬頭，身穿草綠軍服，腳着草鞋，昂然闊步進入河南省城，秋毫無犯，鷄犬不驚，公平購物，和平待人；比奉軍的橫眉豎眼，開口他媽的，舉手打人，要得人心多了。

但為時未久，由鄭州會議，決定將河南劃給馮玉祥駐防，馮玉祥遂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總司令兼河南省主席的官銜，公告安民。

民政廳長為鄧哲熙，外號鄧麻子，河北人，年約卅多歲，身穿藍布制服，下身馬褲，足着黑帆布鞋，走馬上任，一派平民作風。調派軍中上校秘書或政治部科長等分任縣長，積極展開工作。北政府派的縣長（當時名縣知事）早隨奉軍逃走。

薛篤弼字子良（山西人）為財政廳長，此人儒雅幹練，多調軍中中校級軍需分任各縣財政局長，氣象一新。劉鎮華字雪亞（河南鞏縣人）為建設廳長（北政府名實業廳，革命政府改為建設廳

），劉因另兼第八方面軍總指揮，正與奉軍對峙豫東，無暇兼顧廳務，故派齊真如（字性一）為建設廳第一科科長代理廳長。齊到任後即選派青年才俊，分任各縣建設局長，積極展開工作（當時派為建設局長的，多水利專科畢業）。

查良釗字仲勉，浙江人，但生長北平，一口北平腔，為教育廳長。查君年卅多歲，年輕有為，精力充沛。身着藍制服，足穿帆布鞋，因河南教育界派別林立，查以教育廳長兼河南大學校長（原名為中州大學，北伐軍進入開封，改名為中山大學），並兼第一中學校長，一人兼三長。每日黎明分別出席各校升旗早會，並領導師生高唱：「黑夜過去天破曉，朝日上升人起早，革命旗直飄搖，看革命快成功了，……」馮玉祥以當時各學校風不良，沒有軍事教官時起風潮，遂派軍中現任副團長分別擔任各校軍事教官。除早晚兩次出操外，教官並要查夜，監督學生思想行動。自此以後，各學校秩序井然。

老馮派陸軍中將趙守鈺（字雅琴，山西人）為警備司令，查察奸邪，注重軍風紀，一時風行草偃，絕無散兵遊蕩滋事。

再派韓多峯為民軍總指揮，整頓各縣自衛隊（當時稱為縣民團），並負責追剿土匪，剿撫兼施，將游民收編為軍隊不少，一時河南大治。

## 設處推行女子放足

馮玉祥派李光恆為河南放足處長（新興機關），與各廳平行，各縣成立放足科，嚴格推行女子放足政策，違者嚴辦其家長，雷厲風行頗為收效。李光恆能說會道，遇有機會必講放足之利，且親赴各縣巡查。以李斯為河南省會公安局長（即省會警察局長），禁賭禁嫖禁吸毒品鴉片，封閉妓院，調訓妓女為軍中慰勞隊，迫令僧道還俗，改寺院為平民學校，掃除文盲，嚴禁行乞討飯。

以鄧飛黃（字子航，湖南人）為河南黨務特派員（即省黨部主委），鄧除積極推行黨務外，並成立黨務訓練班，招考大專畢業生（高中學生亦有），施以短期訓練。派為各縣黨部書記長，展開黨務，查辦土豪劣紳；一時風起雲湧。各學校派有黨義教員，講解三民主義。以黨領政，各級主管，入黨方能任用。

## 提倡男女自由戀愛

馮玉祥並設立河南訓政學院自兼院長，以各廳長爲副院長，招考或保送青年入院受訓，分縣長班、局長班、區長班，訓畢立即派用。鼓勵男女平等，提倡自由戀愛，政風爲之一新。

馮玉祥並下令各級公務員一律支領卅元薪金，文官監制服，武官灰棉布軍裝。各級主管定期接見民衆，受理控告。以身作則，隨到隨辦。又興建人民大會場，規模宏大，馮隨時召開人民大會、農民大會、工人大會、黃包車夫大會，會後招待吃豬肉白菜大鍋飯，並發出席銀洋乙枚。每逢慶祝會、國恥紀念會，「五一」「五三」「五

九」「五卅」必擴大舉行。馮玉祥全身士兵裝束，親自領導唱：「好同胞呀！好學生！傷心之言你是聽……」或：「打倒列強！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！除軍閥……」一口的保定話（但馮爲安徽人）土腔土調，很得大眾叫好。

民國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前後三年間，河南很少聞聽有貪污、搶劫事件，或學潮、工潮發生。馮玉祥發起富戶捐，許多富戶、地主、巨商、土豪、劣紳、流氓早聞聲逃走他鄉（袁世凱、趙倜等的房產皆被充公）！

### 一聲跪下將星失色

馮玉祥高唱以黨領政，平民政治，兵是老百姓

# 楊貴妃生死之謎

## 褚問鵑

楊貴妃本係壽王之妻，於唐明皇爲翁媳。但自明皇在其寵妾武惠妃（壽王之母）去世後，深

覺寂寞。敏感而有野心的壽王，就千方百計想獻出自己的老婆去侍候他的父親，隨後又唆使老婆假裝出家，做了女道士。

不久，明皇就把這女道士迎歸，而另給壽王娶了一個王妃，以爲補償。在暗中却使楊貴妃告枕頭狀，說太子（即後來的肅宗）的許多不是和壽王的一切仁德，陰謀奪嫡。殊不知太子已掌握兵權，不是枕頭狀所能動搖的了。結果是明皇失位，成爲兒子手下的一個寄生蟲罷了。

而且另有一種傳說：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嵬坡

，一說是宮女「永新」匆匆和楊貴妃易服，自己情願代死的。

一時傳說紛紜，不知孰是。不過白樂天寫長恨歌，去楊貴妃之死未遠，他在長恨歌中即有許多暗示，如：「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」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」

「雲髻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」以上都是暗示楊妃已經墮落風塵和其並未死於馬嵬坡的情形。因爲唐朝的所謂女道士往往是兼營副業的。

楊妃既已窮途末路，自然也就走上這條絕路了。記得筆者在浙江家鄉時，曾偷偷地拍過崑曲，至今還記得「長生殿」這劇本上，有一折名叫

姓的兵，官是人民的公僕，骨子裏却行的是專制獨裁。大小官員，一手緊抓，文官廳長、武官總指揮稍不順意，拳打腳踢、關押、槍斃，任意而爲。一聲跪下，韓復榘、鹿鍾麟、鄧哲熙亦不敢違抗，應聲下跪。馮玉祥當時統領雄兵四十萬，山東主席孫良誠、陝西主席宋哲元、青海主席孫連仲、甘肅寧夏等主席皆其一手提拔保薦，無不唯命是從；下級士兵，每人心目裏只有馮玉祥是其生身父母，黨政軍各級首長不過陪襯而已。

民國十七年，馮玉祥保韓復榘爲豫省主席，韓爲馮多年部屬，雖任主席，一切重要事情仍由馮做主，唯馮命是從。直至中原大戰（十九年）韓倒馮，投向中央，二人方分道揚鑣各奔前程。

「雨夢」，寫唐明皇知道了楊妃並不會死以後，便說：「如此則迎回便了。」後因「肅宗不可」乃止。

可見楊妃之不死於馬嵬，許多人都已想到，不止筆者一人而已。

曾見有日人筆記：

「楊妃卒年已三十六歲。」

關於楊妃的死，有謂是力士引導明皇化裝老百姓，到某一僻靜處私會了楊妃。

不意被人打了小報告，張后（即以前的張良娣）知道了，大爲震怒，告知肅宗，派小太監用一杯鴆酒，將楊妃鴆死的。明皇聞知，一慟而絕。

不論用鴆酒也好，用什麼也好，一個半老倌人之死是不會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的吧？女人恃寵胡爲的下場不過如此，真是可憐又可嘆了。